

梧桐花开



刘奔海 (新疆吐鲁番)

—

每年的春季,风沙似乎是吐鲁番的常客。听,又起风了!风愈刮愈大、愈刮愈猛,终于狂风呼啸、飞沙走石,令人胆战心惊!忽然清脆的电话铃声响起,我抓起话筒,耳边传来了母亲急切的呼唤。母亲说,听天气预报,新疆这几天有沙尘暴,放心不下。电话里她又是担心、又是嘱咐。我问母亲老家此刻的景象,她笑着说:“天正下着小雨,梧桐花开了,满树满枝的花儿……”

啊,又是一个梧桐花开,我仿佛又看到了那一串串淡紫色的梧桐花张着喇叭似的小口在空中盛开。十年前离开家乡的一幕幕场景又一次浮现在眼前。

那年三月,春暖乍寒。在古城西安,各高校即将毕业的学子们已开始四处奔走,为了能找到一份称心如意的工作。我也自惭形秽地混入了求职大军中。

我很快就感到了就业形势的严峻。跑了十几场招聘会,发出了无数份求职资料,依然没有一个单位愿意接收我,一个电话也没有等到,我的心情一天天地沉重起来。

四月的一天,我的同班同学李旭告诉我,新疆吐鲁番地区人事局局长来到了西安,准备为吐鲁番招聘一批大学毕业生。吐鲁番,一个多么遥远的地名!上小学时就知道那儿有个葡萄沟,那是一个出产葡萄的地方。来不及细想,我立刻打听到了那位局长下

榻的地点,当天晚上,我们几个同学便决定去找找看。等我们走进那位局长所住的房间里,发现房间里已围满了人,他们已捷足先登了!局长姓于,五十多岁的样子,已花白了头发,他乐呵呵地给大家讲解吐鲁番的自然环境、风土人情,并说他年轻时也是个支边青年,给我们回忆过去那些艰苦的岁月、奋斗的历程,又给我们讲现在国家西部大开发,祖国的西部正在成为有志青年建功立业的战场。讲到最后,同学们纷纷把“毕业生推荐表”递到他面前,希望他能够接收,但于局长却并不急于签字同意,只是说大家最好还是亲自到吐鲁番看看再决定,因为有很多人去了以后又吃不了苦。但我们已顾不了那么多了,只想着把就业协议签了心里才踏实。终于在我们的一再要求下,于局长给我们一一签了“同意接收”。签到我了,他笑着对我说:“新疆可是离大海最远的地方啊,你是不是‘奔’错了地方?”一句话,惹得大家都开心地笑了。于局长签过后,我也毫不犹豫地个人意见栏写上“愿意去”,没想到从此我的命运便与吐鲁番紧紧相连。

当我把我决定去吐鲁番的“喜讯”电话告诉父母时,他们都惊得半天说不出话来,他们怎么也想不到我要去那么远的地方,而我的心里却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和快乐。年轻的心儿总是向往着远方,我早就想出去闯闯了,越远越好!

六月一个星期天早晨,我还躺在宿舍睡着懒觉,父亲却已从几十公里外的农村家里赶来学校,一

见面,父亲就对我说,他打听到他有一个高中同学现在在咸阳市一家大型国企的领导,说不定会对我的工作有所帮助,想带我去见见这位老同学。我嘴上说:“爸,我不想去了,我已决定就去吐鲁番。”但在父亲的坚持下,也觉得这样工作更稳妥些。

父亲命运多舛,高中毕业因为家庭原因没能进入大学,于是回村当了一名乡村教师。父亲干工作总是认认真真兢兢业业,却因性格太刚直不愿向权贵低头,几十年来,从乡村到城里,又从城里到乡村,风里来,雨里去,其中的酸甜苦辣只有他自己最清楚。

父亲常说他最不愿看人脸求人办事,但为了我的工作前途,他只好求他的那位老同学了。我和父亲坐上了去咸阳的班车。一路上,父亲偶尔会给我谈起他的这位老同学,说上学时他们一直很要好,家也离得近,像对亲兄弟般形影不离!只是后来那位同学随父母搬了家,以后便失去了联系。然而,父亲更多的时候则是沉默不语,看得出来他的心里也是忐忑不安,毕竟那位老同学已三十多年没见过面了,并且人家现在有身份有地位,能看得起一个穷酸的乡村教师吗?

咸阳到了,父亲和我精心地挑选了两袋水果,便开始艰难地找寻。因为人生地不熟,经多方打听,才找到父亲那位老同学家所在的住宅小区。我们走进了那个小区,突然,父亲看到不远处一位领导模样的中年人像是往家走,他一下子兴奋了起来,惊喜地对我说:“我看这个人很像,咱们赶快跟上他。”我曾想象过无数遍父亲和他的老同学久别重逢的场面,一定会热烈地拥抱,大声喊着对方的名字,甚至会热泪盈眶……此时的我也是激动不已,等我们跟着那个人上了楼,看到他进了房门,便听到“砰”的一声,防盗门关上了,我和父亲在门外站了好几分钟,调整好了情绪,我便按响了门铃。很久出来了一个胖胖的中年妇女,父亲胆怯地说了老同学的名字,问是不是他家,胖女人看了看我们父子俩,眼睛特别瞅了瞅我手里提的东西,便冷冷地说:“他不在!”便退了进去,又“砰”的关上了防盗门!我和父亲呆呆地在门外站着,迷惑、屈辱,过了有十分钟,我又按响了门铃,又是那个女人拉开了门,脸上有了一丝恼怒,大声喊:人不在,你们怎么还不走?!不容父亲说话,又是“砰”的一

声,我愤怒了,真想狠狠地踢一脚防盗门,父亲难过地对我说:“我们走吧……”

走在大街上,父亲显得很疲惫,他几乎是哽咽着对我说:“你现在该知道求人办事有多难。”我昂起头,走在父亲前面,我想我一定要活出个人样来。

二

大学终于毕业了,离开了学校,回到了家里,我发现父亲和母亲的心情都显得很沉重。我早就知道,他们是不舍得让我走的。回家的当晚,父母和我一直谈到深夜,劝我不要去那么远的地方,父亲说他再为我的工作想想办法。

还能想什么办法?!何况年轻的心儿总是向往着远方,我早就想去外面闯闯。后来还是爷爷坚决支持我,他态度坚决地说:“去!我小时候因为家贫,十五岁就背井离乡一个人流浪到甘肃兰州,从一名洗染坊的学徒干起,最终当了一家大型国企的领导,一干就是四十年。”并说那时候兰州还多么多么破败,而现在已成了多么繁华的大都市!说他虽没去过吐鲁番,但他知道那是个好地方,那儿出产葡萄、哈密瓜,现在国家西部大开发,前景无限美好。

父母终于勉强同意了我的决定,那几天,我常看到父亲翻出他那本早已泛黄的地图册,静静地看着看着;而母亲则常常一个人默默地流泪。离家的前一天晚上,全家人围坐在一起,你一言我一语地叮嘱我这叮嘱我那,直到我昏昏欲睡。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发现我已整装待发的背包里又塞进了好多东西。

该离开家了,父母一定要送我到村口的公路上等车,我满腔豪气地说:“我都这么大了,送啥呀!”硬是没让他们送,我背上背包,笑着向父母告别,却见母亲的眼圈已红了,当她说完最后一遍“路上小心”早已泣不成声。

傍晚时分,我们同去的六位同学都汇集到了西安火车站,可以看出,每个人都掩饰不住内心的兴奋和激动。在夜幕完全降临的时候,我们登上了发往新疆的列车,欢快悦耳的音乐声响起,车轮缓缓地驶出西安火车站,透过车窗玻璃,看着夜色中璀璨美丽的古都渐渐离我们远去,我也昏昏然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清晨，睁开眼睛一看，火车已驶入连绵起伏的群山之中，钻着一个又一个山洞，打开车窗，青山中不时传出一阵清脆的鸟鸣……山越来越小，景色也越来越单调，过了甘肃武威，眼前已成了开阔的荒漠景象，只能偶尔遇到一些风景如画的村庄城镇，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了什么是荒凉。

吐鲁番到底还有多远？第一次坐这么长时间的火车，先前的兴奋激动现在完全变成了焦躁和煎熬。

那天中午，正当我们大家在车上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火车停在了柳园车站，当我看见站牌上那个大大的站名“柳园”时，我惊喜地几乎要喊出声来，——它竟和我出生长大的村子是一模一样的名字，多么熟悉和亲切啊！我猛然发现我对家乡的一草一木已溶入了太深的情感……

啊，我们终于看到了火焰山，那沟壑纵横通体赤红的火焰山，一股股热浪扑面而来，我一下子就想到了《西游记》里孙悟空向铁扇公主借芭蕉扇灭火的情节，一下子仿佛进入了神话世界。

三

吐鲁番站终于到了，一下火车，我们都疑惑：吐鲁番市怎么就像个小镇一般大？这时几位出租车司机向我们招呼：去吐鲁番市吗？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这儿只是个远离市区的火车站。

当我们一行人来到魂牵梦萦的吐鲁番时，才发现吐鲁番市区其实也比火车站大不了多少，街道狭窄、建筑破旧、行人稀少。当时正值七月中旬，头顶上的烈日晒得人浑身灼烫，看到这种情景，我们每个人的心都冰冷到了极点。当天晚上，我们六个人围坐在一起，重新商讨起我们的前途和命运。最后，我们中有四个人都决定回去，只有一个表示要留下，他便是李旭。我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也无奈地选择留下。

第二天清晨，送走了同行的四个伙伴，我和李旭来到了茫茫的戈壁滩上，李旭坚定地对我说，我们既然来到这里，就一定要扎下根来，我就不相信吐鲁番永远是这个样子！

我们俩被分配进了同一个工作单位，那是一个

坐落在驰名中外的葡萄沟里生产果汁饮料的小厂。一进厂，我们又被安排在了同一个生产车间。李旭勤学好问又踏实肯干，很快便适应了这里的工作环境，不久便被安排在一个重要的技术岗位。而我，却越混越“悲惨”。刚开始单位领导对我还颇为器重，常找我谈心，问我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并在工作中重点培养我。但我却对这份工作提不起兴趣，我总想在这混一段日子，再想办法回老家去，所以也懒得去钻研，特别是看到那些车间技术员因为维修机械设备搞得满手油腻，我更是避而远之。然而，工友们有时候也会喊我递个工具，而我连那些常用的工具也分不清，让我拿个扳手，我却递个钳子，惹得工友们一阵大笑。他们有时候也会问我“你的老家在哪儿”“你为什么要来新疆，要来吐鲁番”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便觉得他们的话语里明显地带有嘲笑和怀疑，便会涨红了脸大声向他们分辩。

后来，我便被安排在了最繁重、最没有技术含量的岗位上——抱箱子，就是把已装满饮料的纸箱从生产线上抱下来，码好。看着那些只有小学、初中文化的工友们却在熟练地操作着精密的仪器设备，我瘦弱的身躯整日却只是机械地抱起沉重的纸箱又机械地放下，心中除了一股怨气再没有任何思想。我的那点自尊已完全崩溃，我活得真窝囊！从西安那么繁华的都市来到这么荒凉的地方，虽不奢求当什么先进，也不至于遭人冷眼，被人嘲笑。我开始越来越强烈地想家。我曾经渴望离开家乡、离开父母，然而那段时间，我却感到自己是那样的脆弱。

四

我终于忍受不了思乡的煎熬，第二年刚一开春，我便寻了一个理由向单位请假，怀着一种从地狱解放的喜悦和激动，兴冲冲地登上了回家的列车。其实，那应该是一种逃跑。列车上有很多新兵老兵回家探亲，他们坐在座位上高谈阔论浑身洋溢着青春的气息，而我只买了一个站票，蜷缩在两节车厢间的角落里，心里真不知是什么滋味。

但回家的感觉真好。

列车载着我飞驰。家乡到了，我又看到了关中华



原上梧桐花开的美景：那一树树粗壮高大的梧桐树，在春寒料峭中还未来得及穿上绿衣，就迫不及待地用花来拥抱春天。那白里透着紫色、形状如喇叭的梧桐花一朵朵、一簇簇竞相绽放在空中、绽放在春光里，整个天地成了花的世界、花的海洋。

然而团聚的喜气还没有消散，浓浓的乡情还没有诉完，一团愁云又笼罩在父母的心头，因为我的婚姻大事。母亲开始四处托人给我介绍对象，她知道我生性腼腆，在谈女朋友上总不愿主动。她想着如果能给我介绍个女友，人家又愿意跟我一块去新疆，我就不再孤单。没想到，在我的假期的最后几天，还真有一个女孩愿和我见面。她叫艾，很清纯秀丽的一个女孩，在离我家不远的镇上一个不错的单位从事会计工作。第一次见面，我就被艾深深吸引，她始终低着头，不愿多说话，我也第一次和一个女孩坐在一起，很是紧张和不安，于是，没说几句话我们就尴尬地收场了。虽然时间很短，但这个女孩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然我也不知道她对我的印象如何，应该不算很差吧，我下决心要追到她。可我离家那么远，工作又是那个样子，怎么才能追到她呢？我要打动她，我必须赶快行动！当天夜里，天下起了小雨，我翻来覆去睡不着，索性披衣下床，铺开稿纸，在淡淡的梧桐花香里给艾写下了我的第一封情书……

第二天中午，我精心挑选了一袋从吐鲁番带回的葡萄干，又装上那封信骑上自行车，满怀希望却又万分紧张地来到了艾的单位，敲开她的办公室房门，艾很是吃惊，随即上下打量了我一眼，便笑了笑，让我坐下，给我倒了杯水。我坐在那儿面红耳赤，但仍故作镇静地环视了一下她的办公室：虽不宽敞却很整洁明亮，给人一种雅致的感觉。我一下子自惭形秽。我们的第二次交谈就在这种氛围中展开了。我给艾讲吐鲁番奇异的自然风光和民族风情，讲我是一名献身西部边疆的青年志愿者，说我一定要在吐鲁番干一番大事业，讲着讲着，我似有一股热血在胸中沸腾……临走时，我小心翼翼地掏出我的那第一封情书，像给领导递交报告般恭恭敬敬地交给艾。艾站在我面前，是那般的青春动人，我突然有一种想拥她入怀的冲动，但我只是紧张没有勇气，艾静静地看着我，我看到她的眼里有晶莹的东西在闪烁。我又从包

里掏出那袋葡萄干，艾很是欣喜地接过，我的内心一阵狂喜！我知道“成功不远了”。艾把我送出单位大门，问我什么时候走，我说明天，她深情地看了我一眼，略带羞涩地低声说，路上注意安全，去了后好好工作。

我又无奈地离开了家，虽然艾没有来送我，但这一次我的心里又多了一份思念和牵挂。坐在列车上，我还沉浸在幸福的回味中。

五

回到单位，又回到了那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工作岗位，我甚至觉得在这里我将平庸得永无出头之日，我在艾面前的豪情壮志消失得无影无踪，我开始期盼艾给我的第一封情书，我知道她一定会给我写得。

我一天几次地往单位传达室跑，我第一次体会到了什么是煎熬，甚至等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也没有体会得这么深刻！终于在失望了无数次之后，我等来了那封还飘着淡淡清香的艾的信：

奔海：

你好！很高兴认识你，也因为你让我了解了吐鲁番。

我虽是个女孩，但我却向往大西北那雄浑的大漠风光，我知道你是一个志向远大的男孩，我很为你感到骄傲！我也知道西部现在还很贫穷落后，但我相信她的明天一定美好灿烂。

奔海，我很敬佩你。从你的名字就可看出你是一个勇往直前、不怕艰险的人！新疆虽然没有大海，但那里浩瀚的戈壁沙漠也一样会成为你施展才华的乐土。我相信你一定会在遥远的异乡克服重重困难，能够有一番作为，我等着你在吐鲁番的好消息！

我一字一句地读完了信，心里的喜悦真是无以言表。虽然艾的信里还没有明确表示愿做我的女友，但我已很满足了。

我知道我和艾心目中的光辉形象相差太远，我甚至内心深处有一个卑鄙的念头，我想等着把艾追到手，我就离开这个鬼地方！

我和艾的恋情迅速升温。然而，一想到我的生存



状况,我的内心就感到一阵恐惧和失落,我这个样子能配得上她吗?可我又能干什么呢!我开始催促父亲再为我找找熟人想想办法,把我调回老家去。

那个寒冷的冬天,我终于下岗了,我一下子感到没了工作的悲哀。猛然,我想起一位王经理来。刚来吐鲁番不久,因为对工作很不满意,一有机会我便带着自己的求职资料去当地人才交流市场应聘。然而,我却处处碰壁,因为我只学了专业知识的一点皮毛,又没有什么实践经验。

终于在一次求职中我被一位保安服务公司的经理看中,经理姓王,五十多岁的样子。他看了看我的毕业证书,便热情地向我介绍了他们公司的情况:这是当地一家主要为企事业单位培训保安人员并给银行、商场等需要密切监视的部门销售安装一些电子报警设备的保安服务公司。最后王经理递给我一张名片,言辞恳切地希望我能去他们公司工作发展。然而,对这个公司我同样没有什么兴趣。我还是继续在原单位混着日子。

幸亏我还保存着王经理的名片。我急忙找出了那张名片,拨通了王经理的电话。王经理愣了一下,随即对我说:“好,欢迎你来我公司!”我简单地收拾了一下东西,便来到了那个保安服务公司。我没有丝毫的兴奋,我只是为了捱过这个漫长的冬天。

那天晚上,王经理热情地接待了我,在一个饭馆里置办了一桌子的饭菜并且请了他几位公安战线的好友作陪为我接风。席间,王经理很是高兴,他带着自豪的口气向朋友介绍我,说我是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学的又是无线电专业!我低着头,自顾自地吃着,心里想着怎样蒙混过这个冬天。时间一天一天过去,王经理一直让我跟着一位和我年龄相仿的小师傅学习安装那些电子报警设备。私下里,这位小师傅常常向我谈起王经理,说他是我们这个小城公安局一位破案经验丰富的老刑警,在他手里曾破获过数起大案疑案!被称为“神警”!几年前他又创办了这家保安服务公司。我心里暗笑道:还是“神警”!怎么就没有识破我的“庐山真面目”呢?我就那样整天跟着别人跑来跑去,根本没有想着用心去学些东西。转眼三个月过去了。我的冬天即将结束了。那天早上,王经理让我一个人出去给一个单位安装报警设备,我一下

子傻了眼!愣了半晌,最后还是结结巴巴地答应了。可想而知,我什么也没干成。那天晚上,我思前想后,我决定不辞而别,就像那个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一样灰溜溜地溜走。我赶快简单地收拾了一下行装,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就悄然离开了那个公司。走在大街上,我一下子茫然无措,该到哪里去呢……我打开了背包,猛然发现了一个信封,打开一看,里面装有三百元钱,还有王经理给我的信,信中写道:

小刘,从你来公司的那一天起,我就知道你不会久留的。我知道在你的心里根本看不起这份工作,你肯定是遇到了什么难处无处落脚才来我这个公司的。其实第一次见到你,我就看出来,你除了一张文凭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炫耀!但我想只要你踏实学,要学会什么东西是很快的。这次我本想让你跟着别人学点技术,没想到你什么也没有学到!你荒废了这个冬天……请你记住,一个人应该有宏伟的志向,但也要有脚踏实地的作风!人生难免会有不如意,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敷衍生活、虚度人生!

我一下子羞愧万分。

春天不知不觉中来到了人间,我忽然发现路旁花木上那些在寒冬中孕育的苞芽正在竞相绽放!我猛然醒悟过来,我已经辜负了一个冬天。

我感恩那位老刑警,是他用宽容之心温暖了我的那个冬天。

六

我又一次背上行囊,垂头丧气地回到了家。又是一个梧桐花开的时节,但我已毫无心思欣赏这种美景。这一次回家,我再也感受不到家的温暖,我带给家人的不是团聚的欢欣,我的出现只能给充满着浓浓亲情的家庭笼罩上一层阴影,给父母带来无尽的烦恼,他们有什么办法呢?他们只能看着我唉声叹气。

然而更令我失魂落魄的是我的初恋也从此结束。只是用书信谈了一年的美好的恋爱,等我回到渴慕已久的恋人身边,艾却向我提出了分手,她已经知道了我的一切。她说其实她的父母一开始就反对她和我在一起,因为我离得太远。只是她被我那种不怕



艰苦的精神深深感染,才愿意和我谈。然而,我却令她失望了……

自卑却又自尊的我什么也没说,昂起头义无反顾地离开了,我在心里愤愤地默念道:天涯何处无芳草!

然而,不争气的我却真的无法忘记艾,我甚至为她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神情恍惚。

那天下午,我准备再次去找艾,我幻想着再次打动她!母亲不让我去,并说如果我去了就再也别回家!但我决定的事情谁也别想阻拦!母亲最后伤心地哭了。在我的记忆里,母亲就为两件事哭过:一次是因为我离家,心疼我;这次却是因为我不争气,恨铁不成钢!我发疯般地骑上自行车赶到了艾的单位,艾正和她的一群同事在办公室说笑,一见我铁青着脸闯进,笑声戛然而止,艾冷冰冰地随我走出单位大门。

我几乎是乞求着对艾说,我一定会在家乡找一份好工作,说我们在一起不是更好吗?艾笑着摇了摇头,她说,我们还是做个朋友吧,最好的朋友!我知道那是敷衍的话,是给我的施舍,是对我一种极大的侮辱!从小,我就个性很强,不服输,如今却这样被人抛弃,我不甘心。

然而,我却不知道,在爱情上越是想挽回败局,越令人讨厌和反感。

天渐渐黑了,一丝丝的寒风吹在我的脸上、身上,我的心里也冰冷到了极点。我已经成了这个世界上多余的人,生活对我已经山穷水尽。

我真想一死了之,但我又没有那个勇气。夜已经很深了,我推着自行车艰难而狼狈地回到了家,门虚掩着,隐约从里屋传出母亲的哭泣,那一晚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夜静悄悄的,只有淡淡的梧桐花香在房间里弥散。

窗外就有一棵粗壮高大的梧桐树,听母亲讲,那是在生我的那年春天栽的。母亲说,她就喜欢梧桐花,开得高、开得繁盛、开得生机勃勃。

在我五六岁的时候,那棵梧桐树已经长成了一棵挺拔的大树,并且开始开花。一到梧桐花开的时节,母亲常常会望着那一树迎春绽放的梧桐花,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

我又想起了我那孤独寂寞的童年:

小的时候,父亲在几十公里外的县城教书,大我三岁的哥哥也随父亲求学,家里只剩下母亲和我。

父亲带着哥哥每个星期回趟家,风里来、雨里去!每次父亲和哥哥回家和离家,我便随母亲在村口期盼与送别,那时瘦弱的母亲既要种好家里的几亩田地,又要时时操心我的吃饭穿衣,还要牵挂远方的父亲和哥哥,经常是顾了这头顾不上那头。记得那时母亲整天只是埋头干活,很少给我笑脸。后来我上了小学,经常是中午放学回家,母亲才刚急匆匆地从地里回来,顾不上休息,赶忙又给我做饭,而我却总是不懂事地埋怨母亲,嫌饭做得太迟,误了我上学……每当天下雨,其他同学的父母总不忘给孩子送去雨鞋和雨伞,而我却从未盼到过母亲雨中的身影。在班里,我瘦小体弱,常常是那些大个子同学欺负的对象,每次我哭着跑回家,母亲却从未安慰过我,总是冷冷地说:“男孩子,哭啥!”我只有刻苦学习。我想,等我捧回一张张奖状,母亲的脸上就会多一些笑容。然而,就连我考试考了全班第一,母亲也从未夸奖过我,只是说:“那点成绩,有啥骄傲的?”我觉得母亲似乎不近情理,我觉得她不爱我,我想着有一天我要远离她和那个家。

……

七

我从来没有那么痛彻心扉过,我感到茫然和困惑,难道我真是个无用的人吗?我能干什么呢?不!我应该活出我的志气和尊严。

第二天清晨我撕下一张纸,写下了“不活出人样决不回家”的誓言!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家。

从哪儿跌倒就从哪儿爬起!

我决心到吐鲁番最艰苦的地方当一名人民教师,我准备把自己的青春年华奉献在西部大漠的教育事业上。并不是我觉得教书容易,我那时只觉得当个老师至少还有学生尊敬我,使我感到存在的价值,给我一丝心灵的慰藉。

然而我想得太简单了!我天生语言表达能力就差,又没有经过师范培养,想当老师谈何容易?!

我带上我的自荐材料来到了当地教育局，一位和蔼可亲的局长认真地看了我的简历，终于被我的热情和勇气感动，答应让我去一所乡村中学试讲一节课。

公开课马上就要开始了，我在教室门口木然地站着，大脑一片空白。教室里面鸦雀无声，我深吸了一口气，硬着头皮走上讲台，——那是我平生第一次走上讲台，第一次面对那么多的学生！学生们都把目光投向我，教室后面十几位听课的老师也正襟危坐、神情严肃，突然班长一声“起立”吓得我浑身哆嗦……

我真不知道那一节课是怎样度过的，课后，只听学生们议论：刘老师声音太小，我们听不清楚。我垂头丧气地离开了那所中学，就这样退缩吗？不！这不是我的性格！接着我又来到另一所学校，可想而知，又是悲剧重演。不行，我必须努力锻炼自己。那段时间，我每天抱着书本独自一人跑到荒凉的戈壁滩上，对着那无数块静默的小石块放开嗓门大声地讲演……日复一日，终于，我觉得可以从容地面对那几十双求知的眼睛。

我又开始了我的第三次试讲，那一节课我讲的是高尔基的《海燕》，也许是我讲得太投入、太动情，我觉得自己好像已化做一只勇敢的海燕在苍茫的大海上搏击翱翔……

成功了！终于成功了！我战胜了自己，我终于当上了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

那是一所偏远的乡村中学，简陋的校舍，单调的生活。更令我恐惧的是这儿的“风”：刮起风来飞沙走石，天昏地暗，有时一刮就是两三天，呆在房子里面也让人心惊胆战！

几年前，父母结伴来新疆看我，当他们饱尝了这儿的“风沙之苦”，又看了我那简陋寒酸的宿舍时，都伤心地哭了，我忙安慰他们说：“年轻人，这点苦算什么！”

春天里，我带领孩子们抱上一捆捆沙枣树苗，栽在学校周围的戈壁滩上；夏天里，我又和孩子们引来天山上流淌来的雪水，浇灌这些幼苗；秋天里，我常会漫步在沙枣林间，摘上一颗颗饱满的沙枣放进嘴里，品味着那干涩中的一丝甜蜜……

吐鲁番因为太干热，还不适宜梧桐树的生长，但我想不久的将来，这儿的梧桐树一定会成片成林……

八

那年，正是家乡梧桐花开的时节，我终于找到了属于我的爱情婚姻。学校里一位热心的老师为我介绍了一位女友，她是苹，在邻村一所小学任教，家就住在本村，她是小时候随父母从重庆老家移居新疆的。苹娇小柔弱，美丽而善良，于是我隔三差五就往苹家跑，我给她讲虽然我现在穷酸，没房、没钱、更没权，但我有理想、有抱负，说我以后一定会干一番大事业的！并引用孟子的“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云云。不知是被我的花言巧语欺骗，还是看我可怜，认识不久苹便决定嫁给我，苹嫁给了我，我却住进了她家。我给苹许诺：要不了三年，我一定会买上宽敞明亮的楼房，让你过上幸福的生活。

岳父岳母都是敦厚朴实的农民，家里种有十几亩地，他们长年累月地劳碌，自己却省吃俭用，家里的一切用具也显得陈旧土气。自从我来到这个新家，岳父岳母便像对待自己亲生儿子一般关心照顾我，知道我的饮食习惯不同，便尽量按我的口味调节饮食；知道我从小没干过什么农活，总是默默地尽力把家里的脏活累活干完，实在忙不过来，才默许我帮他们一把；知道我生长在一个比较优越的家庭环境里，他们便总是把他们破旧狭小的土屋收拾得整洁亮堂。然而，也许是这个家庭和生养我的老家差别太大，也许是婚姻生活由最初的甜蜜逐渐归于平淡，我暴躁的个性像隔年的野草逐渐滋生和蔓延，一遇到不顺心的事，就冲妻子发火。

终于，在那年中秋节的傍晚，我不知什么原因又对妻子大发脾气，并说这个家庭拖累了我。妻子忍无可忍也反唇相讥，她说我连个房子也没有她便嫁给我，说我没什么本事，只知道在家里作威作福，她甚至提出了离婚。正在我翻箱倒柜收拾行囊时，岳父，那位平日少言寡语的老人一下子暴怒起来，他瞪着眼睛对我吼道：“你要是没有责任心的话就离开这个

家……”我的手一下子僵在了那里……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望着窗外的明月，想起遥远的家乡和年迈的父母，泪水一下子溢满了眼眶……妻子轻轻地推了推我，低声对我说：“对不起……你知道我是鼓了多大勇气才说出这三个字的吗？以后，你心里不管有什么怨气，都千万别在我父母家里对我吼叫，以免他们伤心，等我们有了新房，你打我骂我都行……”我第一次对妻子和这个家有了一种愧疚感。我开始懂得了感恩和责任，感恩吐鲁番这块热土，对我的妻子和这个家负起责任。

九

又是一个梧桐花开，我那可爱的小宝宝也降临到这个世界上，从没出过远门的母亲非要来我这儿看孙子，我怕路途遥远，母亲又晕车，便劝她不要来了，说等孙子两岁时我就带他回老家。

儿子三岁那年，我带着妻儿回到了离别六七年的老家，父亲显得很高兴，笑着对母亲说：“儿子、儿媳和孙子都回家了，我们全家终于团聚了！”没想到儿子仰起小脸认真地分辨道：“这不是我们家！我们家在远远的地方。”看着小儿稚气的模样，我心中一阵酸楚，随即又涌出一股暖流。

随着时光的流逝，我越来越喜欢这儿的孩子们了。经过我不断地探索和实践，我的课越来越受到学生们的欢迎！并且我又喜爱写作，业余时间我常拿起笔来，把我的经历和感悟写下来，如今，我已在全国各级报刊发表文学作品五百余篇，部分作品已在全国产生影响！因为自己的写作强项，我又被组织上调入《吐鲁番》杂志社。《吐鲁番》是吐鲁番地区的一本文学刊物，她是一条从戈壁流向远方的文化河流，我在这条河流里找到了快乐，我要用我手中的笔描绘吐鲁番的美好未来……

十年前，当西部大开发的号角吹响，新疆大地的热情以高昂的姿态爆发出来，曾经荒芜的土地涌出无限活力，一大批重点工程陆续在新疆开工建设。十年过去了，西气东输、塔里木河治理、精伊霍铁路、独山子石化千万吨炼油百万吨乙烯工程等一系列标志性工程先后建成并成为新疆发展史上的新地标，

新疆和西部兄弟省区市一道成为中国发展的又一个增长极。转眼十年过去了，我也算一个“不很地道”的吐鲁番人了，这些年来火车多次提速，通讯飞速发展，家乡远在天涯，似乎又近在咫尺。吐鲁番，这个曾经令我神往走近她却又那般失望的戈壁小城如今已旧貌换新颜：宽阔的街道，林立的高楼，掩映的绿树，簇拥的鲜花……傍晚时分，华灯初上，流光溢彩，那七彩的音乐喷泉，那欢快的民族歌舞，特别是漫步在那条足有两公里长的葡萄走廊步行街，聆听着舒缓悦耳的轻音乐曲，可真是一种美妙的身心享受……

我常常在电话里给父母讲述吐鲁番的飞速发展，他们总是高兴地连声说好，并一再嘱咐我好好工作，不要想家。

爷爷也曾说过，他往西只到过甘肃玉门，他就想在有生之年再到新疆看看，然而由于身体原因，爷爷这个愿望一直未能实现。如今，我的孩子已六岁多了，爷爷也已经去世好几年了，但我想，爷爷在天堂里也会为吐鲁番、为他的孙儿祝福的。

如今，和我一同扎根吐鲁番的那位李旭同学已成为地区招商局的一名部门领导，整天为吐鲁番的招商引资东奔西走；我也再不是从前那个垂头丧气、失魂落魄的我，我已成了母亲心中的那棵梧桐树，在茁壮成长，在奋力绽放！我和李旭偶尔也会聚在一起，回忆过去，展望未来，也常会和我们那些奋斗在祖国四面八方的同学朋友谈起吐鲁番，谈起新疆的巨大变化，他们一再表示，一定要来这儿看看！特别是那四位和我们同行来吐鲁番却又悲伤地离去的伙伴，总是为当初与吐鲁番的失之交臂遗憾不已……

我决心把我的毕生精力奉献在吐鲁番这片火热的土地上，我相信，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力度的不断加大，吐鲁番这颗丝路明珠会越来越显示出她的生机和活力；我也相信，随着国家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的逐步推进，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志愿者奔赴祖国的西部边疆奉献青春，中国的西部会日益散发出她无穷的魅力，成为有志青年建功立业的宝地和乐土。

编辑：赵江